

海洋文学 研究文集

段汉武 范 谊 主 编
张 陟 虞淑燕 副主编



海洋出版社

海洋文学研究文集

段汉武 范 谊 主 编

张 陟 虞淑燕 副主编

海洋出版社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文学研究文集/段汉武,范谊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27-7468-4

I. 海… II. ①段…②范… III. 海洋学: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 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61 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

字数:300千字 定价:38.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2008年9月19日至20日,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编辑部、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以及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从与会代表的论文中选取了31篇论文结集出版,这是我国国内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论文集,将对繁荣海洋文学创作,促进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选入文集的论文主题主要涵盖了四大方面,即世界海洋文学的历史及现状、中国海洋文学的历史及现状、海洋文学与生态文明和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陆地大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中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而且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主张管辖海域,形成了具有丰厚底蕴的海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丰富的中国海洋文学。

中国的海洋文学源远流长。2000年前的中国先秦古籍《山海经》可以看成是中国海洋文学的源头,《精卫填海》的故事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海洋文学中的典范作品。中国的海洋文学同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或者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艺术记录。例如,600年前的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就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西洋之旅不仅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而且以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为基础形成的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不仅可以看成是文学反映中国历史的范例,而且还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品。西方也是如此,《荷马史诗》就是西方海洋文学的源头。荷马在他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讲述的一系列优美故事表现了古代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理解、希望和寄托。在后来的西方文学中,海洋实际上同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正是由于海洋的存在,莎士比亚才既能创作出震撼人类心灵的伟大悲剧,又能创作出美丽动人的喜剧和奇幻无比的传奇剧。离开了海洋,就缺少了莎士比亚戏剧存在的地理环境。中外的文学历史表明,海洋文学是整个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领域,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总结和研究。

我们今天研究海洋文学,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即海洋文学表达的我们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海洋文学坚持探索的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作家可以描写蛮荒原始的海域风情、神秘莫测的海上风云,其目的就在于寻找人类应该如何处理人与海洋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既是古代海洋文学的中心内容,更是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海洋文学表达层次渐趋深入、丰富: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既表现了在大自然力量面前的无所畏惧与顽强的英雄意识,又流露出面对海洋威力的恐惧以及面对海洋灾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作为大海之子,人类必须要有守护我们生命之源的生态意识,必须担负起守护蓝天碧海的理性责任。

因此,研究海洋文学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意义。其一,研究海洋文学是人类文明寻根溯源的自觉行为。大海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整个生命从水生到陆生,从低级到高级,从大海到陆地,都离不开海洋。因此我们研究海洋文学,其中有一种为人类寻根的意义。其二,以海洋为视角,体会大海的汪洋恣肆,感受大海的似水柔情、刚柔相济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陶冶我们的性情,锻炼我们的意志,因此研究海洋文学有一种美学意义。其三,海洋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对海洋文学的研究,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四,海洋文学是中外文学交流的桥梁,因此研究海洋文学可以沟通各种文明形态,促进文化交流,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研究海洋文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在我们人类面对共同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研究海洋文学中得到启示,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海洋文学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对海洋文学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文学的研究兴趣,扩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表明各国学者在文学研究中所担负的现实责任与历史使命。希望这本文集的出版能促进海洋文学的研究向更高的台阶迈进。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2008年12月

目次

《金银岛》：“历史”与“成长”的双重变奏	(1)
《最危险的游戏》中的海洋生态意识	(10)
梅格斯的童诗《要是我是一个独腿海盗》中的海洋文化意识	(18)
论日本《古事记》中的海洋	(22)
论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学	(28)
日本海洋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43)
汉语涉海类语词命名考释三则	(51)
“海洋文学”与类型学研究	(55)
海洋诗歌：生命自由地吟唱——以“群岛诗群”为例	(60)
班维尔《海》中的存在主义意识透视	(67)
德语海洋文学综述	(74)
从《海上扁舟》看斯蒂芬·克莱恩的自然观和人性观	(80)
成长的复调——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海洋意象	(86)
论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大海功能	(94)
法国现当代诗歌中的海洋诗学：从雨果到吉勒维克	(99)
日本民间故事中的龙宫研究	(109)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古舟子咏》	(116)
《十五岁的小船长》中的海洋精神	(122)
透视《沃斯米娅跃出大海》中的海洋情结	(126)
英美海洋小说述略及其典型文本《白鲸》中海洋精神的解读	(132)
元明戏曲中海神的文化特点	(138)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海洋书写	(145)
《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	(154)
《多佛海滩》的生态批评解读	(162)
《古事记》中的海洋表象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影响关系	(168)

《海狼》的叙事视角与主题研究	(178)
Modernism, Modernity and the Sea	(185)
Befriending Sea Creatures and Journeying through Life: Images of the Ocean in Austral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191)
A Voyage to China <i>Swedish Travelogues</i> from the 18 th Century	(200)
Sea Literature and World War One: a Positive Story	(206)
From Asia by Sea: Marco Polo, Boiardo, and the First Western Fantasy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222)
后记	(231)

《金银岛》：“历史”与“成长”的双重变奏

熊 艳

内容摘要：《金银岛》是 19 世纪末期英国新浪漫主义作家斯蒂文森的名作。在《金银岛》中被植入了鲜活的历史时间，隐藏着一个将历史与成长关联起来的重大主题，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成长小说”。《金银岛》可以被视作是反“东方主义”思维的文本。主人公也正是处在这样的反对殖民侵略，重归资本主义理性的历史交叉点上，经过了重重考验而最终成长起来。在主人公的身上体现出了一
种精明、进取、理性的精神。这不仅是他自我成长的结果，也体现了斯蒂文森对于重返资本主义正统精神的渴望，这种渴望和 18 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理性主义一脉相承。

关键词：成长 历史时间 反“东方主义” 理性

作者简介：熊艳，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金银岛》是 19 世纪末期英国新浪漫主义作家斯蒂文森的名作，也是其众多文学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篇。《金银岛》描写了一海上寻宝的精彩故事，可谓是海盗文学的集大

“成长小说”。

一、作为反“东方主义”文本的《金银岛》

《金银岛》的主人公吉姆·霍金斯因一个偶然的契机卷入到了成年人的纠葛中,在大海这一隐喻性的舞台上经受住了惊心动魄的考验,最终长大成人。聪慧、麻利的少年吉姆协助父亲在海边开了一间客栈,过着平淡的日子。可是,老海盗比尔的出现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比尔无所事事,酗酒成性。他的到来,给这个小地方的人们带了不祥的预感。大伙最怕听他讲故事。那些故事十分恐怖,都是关于绞刑、走板子、海上风暴、德赖托图加斯、在加勒比海南部横行不法的海盗和他们的巢穴之类(斯蒂文森 7~8)。像这样,比尔的出现将“海盗”这一历史时间导入了吉姆所生活的静态的空间,解构了其现有生活的合理性,拓展了故事发生的时空范围。总之,对少年吉姆来说,“刀疤脸”比尔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就在小说刚揭开序幕,比尔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启蒙者的使命业已完成。耐人寻味的是,比尔给吉姆留下了一份标有详细地址的海上寻宝图。寻宝图显然就是一个将吉姆引向外部世界的话语文本。这个外部世界就是茫茫的大海。穿越大海就是吉姆走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通过仪式”了。

那么由比尔所唤醒的历史时间是什么呢?实际上,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家就很清楚地暗示了《金银岛》故事所发生的年代:“现在(公元 17××年),我就拿起笔来,回到我父亲开设本葆将军客店的时代。当年,那个褐色的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航海就在我们的店里下榻”(斯蒂文森 5)。斯蒂文森并没有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他本人所生活的 19 世纪的中后期,而是将其前溯到了上一个世纪,这里显然是有着作家周到的用心。此外,吉姆家的店名叫做“本葆将军客店”。本葆将军(1653—1702)是英国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著名的海军中将,在英法海上征战中重伤致死。这样的暗示,更加强化了小说《金银岛》的历史时间。总之,从上面引述的“公元 17××年”这一暧昧的时间安排中,我们可以将其上下线分别设定在 1700 年和 1799 年,这正好就是 18 世纪的 100 年间。18 世纪对于英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其中,有两件事最能够凸现英国这百年历史的特征,即大英帝国的形成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1707 年,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成立了“英格兰·不列颠王国”,并于 1800 年与爱尔兰制定合同法,在第二年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至于在海外的殖民地扩张,英国从 17 世纪前半期克伦威尔时代起就曾三次与荷兰交战,打破了此前由荷兰独占的海上商权和霸权。在整个 18 世纪期间,英国先后在欧洲、北美、印度和法国开战,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获胜,从而确立了英帝国的基础。在这期间,英国先后建设起了西印度殖民地、北美东岸的 13 个殖民地。尤其是在从 1756 年至 1763 年的 7 年之内,英国夺取了由法国占领的加拿大。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打败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奠定了将印度变成殖民地的基础。至于说在《金银岛》中描写的猖狂的海盗活动则早在英国向海外积极扩张殖民地的活动

之前就已出现。1692年,海盗托马斯·图首航阿拉伯和印度海岸,带回了价值数十万英镑的取自东方的金银,轰动一时。以他的这次航海为契机,所谓的“通向神话般的东方的海盗之路”得以形成(D.博廷 64)。从那以后,到17世纪末期海盗人数急剧增长,他们从北美的巴哈马群岛出发,经过非洲的南部,远征东方海域从事抢劫,返航时在马达加斯加休整,补充燃料和淡水。这就是海盗黄金时期著名的“海盗的巡回”线(D.博廷 14)。此外,在《金银岛》中提到了一行人所乘坐的“西班牙袅拉号”停泊的基德港湾。这是以一个叫做基德的真实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基德就是17世纪中后期活跃在红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臭名昭著的海盗。1679年,基德开始以红海口的丕林岛为据点,袭击过往的阿拉伯船队,并把劫掠来的财宝分散埋藏在马达加斯加和红海上一些被称之为“基德船长的宝岛”上(D.博廷 209)。总之,无论是海盗的猖獗还是英国大肆向海外进行殖民侵略活动,其主要的依据乃是在于自古以来西方对于东方财富的幻想。当然这样的幻想是西方固有的“东方主义”思维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正因为《金银岛》以大英帝国形成时期的殖民扩张和海盗活动为背景,就必然容易被解读为贯穿了“东方主义”视角的文本。正如论者所言:

但是,在《金银岛》引人入胜的情节下,却掩盖着东方主义的固定思维模式。小说中岛上的财富来自海盗对广义上的“东方”直接或间接的掠夺,金银岛及其财富就是小说中东方的代表,而藏宝图和宝藏之间的联系正是东方主义文本与东方之间的关系。此外,没有“土著”存在的金银岛作为客体化、对象化东方的代表,变成了西方人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总之,金银岛与现实的东方不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反映了西方人头脑中歪曲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身思维在东方的折射(陈兵 牛振宇 79)。

与此论点一脉相承的还有“《金银岛》虽然在题材上是一本探险小说,然而对于生活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王朝盛世的斯蒂文森来说,他想象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英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勃勃雄心和作为强大的宗主国臣民在身份和道德等方面的优越感”(许克琪 刘须明 59)。

问题是,《金银岛》果真就是一部贯穿着“东方主义”视角的作品吗?在笔者看来,问题恰恰相反,《金银岛》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东方主义”的文本。

众所周知,萨义德是这样来阐述“东方学”的,“东方学的一切都置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爱德华·萨义德 29)。也就是说,所谓的东方是经过西方的眼光打量、型塑出来的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而并非是实际存在着的东方。是“由那些描写东方的文本创造出来的”(爱德华·萨义德 123)。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成了被西方肆意想象和杜撰出来的文本,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东方的好奇和憧憬。按照萨义

德的说法,“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表达方式来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爱德华·萨义德 50)。总之,东方是被西方他者化了的观念性的存在,也不过是欧洲人自身思维和欲望的反射而已,是西方向东方殖民的理论预设。它体现的无疑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思维。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将勤俭、节约奉为美德。正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用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掺在其中”(马克斯·韦伯 37)。但是,在《金银岛》故事发生的 18 世纪,欧洲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表现出了对财富极大的贪婪,渴望通过对非欧洲地区的“东方”的殖民掠夺来获取。《金银岛》中藏宝岛的具体位置虽然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非欧洲地区。海盗西尔弗一直带着一只鹦鹉,他曾对少年吉姆讲起过它的非凡的来历:

“我告诉你,霍金斯,”他说,“这只鸟大概有两百岁了。鹦鹉的寿命都极长。除了魔鬼,谁也不会比它看到过更多伤天害理的事。它跟英格兰——大海盗英格兰船长——一起航过海。它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印度的马拉巴尔、南美的苏里南、北美的普罗维登斯、苏格兰的波多贝洛。它见过怎样打捞沉船上的财宝。它就是从那里学会了叫‘八个里亚尔’;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捞起了三十五万每枚值八个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币,霍金斯!它见过怎样在果阿附近强攻印度总督号,别看它样子像个小娃娃。你是嗅惯了火药味的,可不是吗?船长(斯蒂文森 57)?

如上所述,这只两百多岁的鹦鹉就是 16 到 18 世纪期间英国对于“东方”殖民侵略历史的活见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文森在《金银岛》中并没有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将以海盗为表象的英国殖民侵略的行为正当化,他更没有意识要将主人公少年吉姆置于大英帝国这段疯狂的掠夺历史中,让他来肩负着这段“辉煌”历史并与之一同成长起来。实际上,《金银岛》的主题是在去“东方主义”话语的前提上成立起来的。在《金银岛》中,读者不仅看不到作家为殖民侵略呐喊助威的任何描写,也没有展开任何关于“东方”的想象。事实上,吉姆他们一行所要寻找的宝藏,也未必就是来自“东方”,相反,在那些宝藏中,很多就出自欧洲,也即是出自“西方”:

这里收集的铸币跟比尔·蓬斯箱子里的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不过价值要大得多,种类也杂得多。我觉得把它们分类整理是一件莫大的乐事。其中有英国的金畿尼。双畿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有古怪的东方货币,上面的图案又像一缕缕的细绳,又像一张张的

蛛网;有圆的、有方的;有中间带孔的,好像可以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我估计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被搜罗在其中了。至于数量,我相信大概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致使我的腰老是弯着,我的手不断理着,一天下来酸痛得要命(斯蒂文森 189)。

也就是说,在《金银岛》中,斯蒂文森的视角与其说是在打量“东方”,毋宁说是直视“西方”的内部。从小说的整体情节来看,斯蒂文森自始至终都是以十分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流行的拜金主义的丑态,十分逼真地描写了海盗们为了争夺利益时不择手段的血腥斗争,诸如所谓的“走板子”、“荡秋千”、“放荒滩”等。在《金银岛》中有这样一段内容:“这就是我们不远万里前来寻找的弗林特的宝藏,西班牙袅拉号上已经有 17 个人为此送了命。这些财宝在积聚过程中流过多少血和泪,多少艘大船沉入海底,多少勇敢的人被蒙住眼睛勒令走板子,多少发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耻辱、欺诳和残忍的行为干了出来,恐怕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讲得清楚。”斯蒂文森在这里解构了财富的魅力,并凸显出了财富在积聚过程中的暴力色彩以及人性的荒芜。老海盗约翰·西尔弗无疑是《金银岛》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精明强悍,残暴而又审时度势,经常玩弄两面三刀的把戏,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拜金主义者的典型,同时也是一个被资本高度异化的存在。他曾经跟随弗林特船长漂洋过海,四处掠夺财富。但是,他并不是财富的真正拥有者,从他是一个独腿这一形象设计中就不难明白,斯蒂文森并没有让这个人物的自我得到极度的膨胀,他只是一个被金钱欲望去势并最终抛弃了的人。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西尔弗偷窃了船上的一些财宝后就逃跑了,从此就消失了踪影。他遭到了作者的否定和彻底的流放。斯蒂文森在《金银岛》中塑造的另外一个人物本·甘恩的结局也同样值得注意。他曾经也是一个海盗,后来遭到了流放。是他最先发现了埋在岛上的宝藏,并将之转移。但是,他根本无法独自消化这些庞大的财富。结果是吉姆、船长、乡绅等代表着正义精神的一些人接管了这些财富。并且,本·甘恩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就花光了他所分到的那一份财宝,重新归于贫穷。最后还是在乡绅屈利劳尼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一份守门的工作,重新回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状态中去了。他这样的结局简直就是个隐喻,金银财宝在他那里被虚化了,他最终拥抱的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总之,在小说《金银岛》中,与其说是“东方”被客体化了,毋宁说是“西方”自身遭到了斯蒂文森的相对化。

二、大海——通往成长的仪式

通过上述对《金银岛》的时间背景的厘清,我们得知,作为小说主人公少年吉姆从家乡的小客栈走向大海的旅程并非是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他从小生活的故乡海岸和他冒险闯荡的遥远的大海并非是两个机械地毗邻的、并置的空间。历史时间的导入使得斯蒂文森笔下的人物形象与 16 世纪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者的形象大相径庭。欧洲“流浪汉小说”都是以主人公的人生漫游故事为题材,主人公靠自己的

智慧度日,其性格在漫长的游荡生涯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因此,他们的漫游是没有方向的。在这样的小说中,偶然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组成小说结构的是事件、情节和单纯的冒险故事。所以巴赫金在评价这类小说时认为:“事件改变着他的命运,改变着他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一成不变、依然故我(中略)。主人公在小说的公式里是一个常数;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空间环境、社会地位、命运,简言之,主人公生活和命运的全部因素,都可能是变数(巴赫金 229)。”换言之,在巴赫金看来,传统小说不过是一种空间艺术。因为作家纯粹从空间角度,从静态角度来对待五彩缤纷的世界,主人公是空间里运动的一个点,这样的传统的以空间描写为主的小说是“世界只是分解成个别的事物、现象和时间,他们只不过是毗邻和交替而已。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仅仅勾勒出了轮廓,全然是静态的,就像他周围的世界是静止的一样。这种小说不知有人成长和发展的。即使人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骗子小说中人从乞丐变成富翁,从无名的流浪汉变成贵族),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故我”(巴赫金 217)。

在西方,传统的作为“空间”形式的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以 18 世纪末期的“成长小说”的出现为标志。“欧洲现代成长教育小说有三个分支,一是受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教育观影响的英国成长教育小说,一是以卢梭自然主义教育观为基础的法国成长教育小说,一是以魏玛‘有机成长’观念为基础的德国成长教育小说”(李茂增 47)。但一般说来,真正的“成长小说”当是肇始于歌德创作于 18 世纪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此后应者如云,蔚然成风。这些“成长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以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为主题,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是要经历一场精神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和作用。成长小说将“时间性”定位成其最基本的特征,它与此前的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处,就在于“时间”概念的进入。与以往的所谓的“流浪汉小说”不同,“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种主人公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以及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模式中成了变数,换句话说,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用巴赫金的说法就是,“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巴赫金 230)。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这里提到的“成长”并非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长大成人,而是指人对“历史时间”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人的成长将表现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总之,“人在历史中成长”是巴赫金对于成长小说最为简明的命题。也就是说,成长“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巴赫金 232 ~ 233)。“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



最终,吉姆受到了以船长、乡绅等代表正义方的大人们的认同、接纳。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乡绅在坡顶上迎接我们。他对我亲切而和蔼,只字不提我逃跑的事,既不骂,也不夸”(斯蒂文森 187)。此外,船长也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是个好孩子,吉姆。但是我下次决不再带你出来航海。你太像一个天生的宠儿,那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斯蒂文森 188)。”吉姆已然长大成人,他不需要再次出海了。

综上所述,我们在吉姆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坚忍不拔、精明理性的气质不仅是他自我成长和完善的結果,这样的精神气质更是作家斯蒂文森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所寄予的最理想的价值标准。实现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在斯蒂文森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对殖民侵略的野蛮行径。他的这一前提也可以看作是对“东方主义”视觉的祛魅。重温资本主义的正统精神,回归理性的大道,也正是斯蒂文森通过《金银岛》这一文本所发射出来的历史诉求。吉姆就是这样一个体现这一诉求的崭新的人物,在他的身上还体现了欧洲 18 世纪启蒙主义思想的血脉,这或许才是《金银岛》作为经典代代相传的秘密所在。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 3 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M. M. Bakht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3. Trans. Bai Chunren and Xiaohe.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陈兵,牛振宇:“金银岛:西方人的‘东方幻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9。

[Chen Bin and Niu Zhenyu. "Treasure Island: 'Oriental Fantasy'. Westerners".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3(4): 79.]

D. 博廷:《航海的人们:海盗》,卢龙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年。

[D. Bottwg. *Men on navigation: Pirates*. Trans. Lu Long.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1984.]

李茂增:《现代性与小说形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年。

[Li Maozeng. *Modernism and the Form of Novels*.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re, 200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

[Max Web.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Yu Xiao et al.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87.]

斯蒂文森:《金银岛》,荣如德,杨彩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land*. Trans. Rong Rude and Yang Caixia. Beijing: Renming Literature Press, 2004.]

许克琪,刘须明:“《金银岛》的后殖民解读”,《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59。

[Xu Keming, Liu Xuming. "Analyzing 'Treasure Island' in the Way of Post - coloniz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12) : 59.]

朱维之, 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年。

[Zhu Weizhi, Zhaoli.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91.]

Treasure Island: Double Variation of "History" and "Growth"

Xiong Yan

Abstract: *Treasure Island* by R. L. Stevenson, the British neo – romanticism novelist of the 19th century, is a typical initiation story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is planted and a serious theme concer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growth is implied. I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n anti – Orientalism text. Living in the historical crossing of anti – colonization and returning to capitalism reasonableness, Jim, the hero in the adventure finally grows up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The shrewd, aggressive and rational teenager represents not only his own growth, but also the novelist's burning desire to return to orthodox spirit of capitalism, which is in accord with rationalism commencing in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Key words: growth historical time anti – Orientalism rationalism

Author: Xiong Yan is the lecturer of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er researches focus on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xiongyan@nbu.edu.cn).

《最危险的游戏》中的海洋生态意识

薛玉凤

内容摘要:美国经典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描述了两个臭名昭著的猎人在加勒比海一座孤岛上的生死较量。作者康乃尔通过运用海洋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批判给动物、海洋等自然界带来灭绝性灾难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谴责混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本质差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猎人变成猎物。巧妙地传达了自己超前的海洋生态意识。

关键词:《最危险的游戏》 海洋意象 海洋生态意识

作者简介:薛玉凤,女,河南修武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最危险的游戏》(*The Most Dangerous Game*, 1924)是美国短篇小说作家理查德·康奈尔(Richard Connell, 1893—1949)的代表作,曾荣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并多次被搬上银幕,在美国家喻户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4》和《现代大学英语阅读4》同时收入这篇小说,^①可见作为美国短篇小说经典,它的地位毋庸置疑。

《最危险的游戏》描述了两个臭名昭著的猎人在加勒比海一座孤岛上的生死较量,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猎人变成猎物。在这篇只有8017个英文单词的短篇小说里,海洋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笔者认为,小说作者康奈尔通过运用海洋意象,批判给动物、海洋等自然界带来灭绝性灾难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谴责混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本质差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巧妙地传达了自己超前的海洋生态意识。

—

海洋意识是海洋文化的灵魂,是海洋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在西方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海洋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古希腊、罗马人对海洋的探索与认识,对西方海洋

^① 其中前者是节选。这套教材的总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杨立民先生,他已在北外任教40多年,具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主编的多部英语教材获得国内英语教育界的广泛好评。